

黎紫书的南方书写与南洋意象

□王璇

黎紫书是马来西亚当代作家,她对马来西亚的书写透露出“堕落的南方”这一文学主题,与中国作家苏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过,黎紫书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其所构建的马来西亚文学空间又与苏童的江南有一定的不同。

死亡书写与文化空间

在苏童的小说中,死亡与江南空间往往联系在一起。如《罍粟之家》中主人公皆死于枫杨树乡,《米》中的五龙死在去往枫杨树的路上,《城北地带》则在香椿树街展现了死亡场景。黎紫书则更进一步,在死亡书写中寄寓了更多的象征意义,中国文化与马来西亚文化的融合与转换,使得南洋空间被赋予了更多文化特质。

《国北边陲》讲述了主人公家族自迁居南洋,就背负30岁夭亡的诅咒,于是寻找能够破除诅咒的龙舌苋便成为贯穿家族世代的主题。男性的早夭看似是水土不服的“诅咒”,却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存寓言。“我”在寻找龙舌苋的途中,发现父辈对南洋的认识存在偏差,手记中出现的“奇闻”究竟是中国的神兽还是南洋的马来猴,不得而知。父辈反复寻找的龙舌苋,并不只是破除诅咒的良药,更是家族的秘传图腾、文化之根。家族迁居南洋后代代相传的夜梦之病,是中国人离散经验所造成的文化梦魇。当子孙的中国文化印记淡化,曾祖便下意识寻找龙舌苋的思想传统,实则督促后代对家族文化之根进行探寻和坚守。而“我”在寻找龙舌苋途中生命的流失,则象征着文化固守将带来死亡。

由此,《国北边陲》探讨的文化问题呼之欲出——华人在文化层面的离散经验中应做怎样的转化与融合?在小说的最后,“我”找到兄长观鸿,发现他改换姓名(汉姆沙),改信阿拉,子嗣众多。汉姆沙虽是汉人所生,长大后却靠贩卖马来草药

东卡阿里谋生。东卡阿里象征马来在地性,对应着龙舌苋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本应带来生机的龙舌苋/中华神草,却带来家族的死亡衰败;而马来神药东卡阿里却能起死回生,让家族子嗣绵延。类似的象征还有乌龟这一意象,主人公恭养的乌龟与龙舌苋相融,一跃成为神兽玄武,却“青铜已锈,壳背生苔,只有一抹眼神新鲜润湿,悲情如昨”。乌龟与龙舌苋一样,在马来西亚遭遇水土不服,固守只会导致衰败和死亡。而拥抱马来当地文化(东卡阿里)、与之相融才能使文化焕发发生机,这便是《国北边陲》中死亡所蕴含的精神秘符。

拥抱在地文化,才能让原来的文化传统焕发发生机。《七日食遗》也有相似的主题呈现。希斯德里看似是中国的神兽,以地方志略为食,但它又是老祖宗在马来西亚豢养的宠物,因而具有马来西亚的在地特征。老祖宗深谙传统,希冀怪兽与传记永存,即对华人传统的坚守。而希斯德里是华族文化与马来在地文化交融的“一块活体殖民地”。希斯德里将老祖宗吞噬后消失,象征老祖宗的后代与其融为一体,带着华人记忆的宠物兽最终将与马来西亚在地文化相融,使文化得以延续。

《七日食遗》与《国北边陲》一样,其死亡书写展示了华人文化与马来在地文化的对立与消解。华人离散海外,在坚守原有文化传统的同时,必然受到当地文化的冲击。老祖宗对中、英、马来语信手拈来,而后代更熟练马来文化。当马来西亚成为故乡,文化融合便成为必然选择。于是,死亡与生存被赋予更多文化向度的意义——中华文化与南洋文化的转换与融合。

空间书写与南洋空间

在黎紫书的南方书写中,很难看到如苏童小说中的枫杨树乡、香椿树街等具有明确地方特质的空间。苏童有意将枫杨树乡、香椿树街塑造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江南空间的代表。如他所说,“在南方,

有许多这样的街道,狭窄、肮脏、有着坑坑洼洼的麻石路面……所以我要说的也许不是故事而是某种南方的生活”。而黎紫书的南洋空间则刻意回避了任何与具体的、具有普遍性特质的南洋地景相连的可能,以此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过,在其小说中仍能找到五月花旅馆这一反复出现的地理空间与无意间透出的南洋底色。

五月花旅馆是展演黎紫书死亡故事的最佳场所。在这里,媾合、未婚先孕、迷信、堕胎等秘事反复上演,使得五月花旅馆成为其笔下南方空间的一种象征。旅馆空间本身具备流动、不稳定的特质,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具有流动性(无论是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在旅馆中与叶望生媾合,最后离去;《未完·待续》中的“你”四处游荡,一路上反复出现五月花;《推开阁楼之窗》中的小爱希望男人能带她离开五月花……这些故事更赋予旅馆空间以流动、离散的意义。但与苏童笔下那些希望逃离江南的人物不同,黎紫书笔下的人物并非要逃离南洋,无法给旅客以精神归属的五月花旅馆与南洋一样,无法给予离散的主人公以精神家园。虽然黎紫书辩白“有人觉得‘五月花’是影子作品的‘五月花现象’……有人觉得只是歪打正着”,但毋庸置疑的是,黎紫书的叙事中依然透露出明显的南洋特性。

除了五月花旅馆,橡胶、雨、梦境等意象也是黎紫书南洋书写的重要因素。虽然黎紫书十分警惕对南洋空间的有意建构,亦无意纠缠于国族寓言,但在无意之中,橡胶林、橡胶厂、胶工、收胶杯等具有南洋特色的意象与潮湿的梦境、连绵的雨季都成为故事的底色。《无雨的乡镇·独角戏》中黏稠液态的高温,《未完·待续》中雨季与雷鸣作为背景交响乐,《蛆魔》中主人公梦中被拽到水底,《蟹》中迷恋被水裹住的静芳……雨季未完,梦魇加身,绮梦杂交,展现了一幅奇幻、瑰丽的南洋景象。

因而黎紫书的南方书写以橡胶、雨季、梦境为

背景色,以五月花旅馆为典型地景,构筑了云谲波诡的南洋空间,并非完全无为之。与苏童笔下反复出现的江南地景空间相比,黎紫书以视觉、声音等构建了南洋空间。五月花旅馆的流动属性象征着华人离散至马来西亚时普遍存在的漂泊状态,从而以空间书写赋予了文化/精神内核。从漂泊到融合,是华人在南洋的文化追寻过程。

南方书写的更多可能

黎紫书曾直言其创作受到苏童的影响,尤其早期作品中苏童的影子十分明显。台湾师范大学石晓枫教授也曾谈到黎紫书的《某个平常的四月天》与苏童《乘游轮远去》情节相似的情况,《推开阁楼之窗》《把她写进小说里》等作品亦颇有苏童的影子,同时其作品也借鉴了莫言与先锋派的种种写法。很显然,由于对苏童等中国当代作家的模仿、借鉴,黎紫书早期作品中的南洋空间与苏童的江南空间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即使后来黎紫书有意摆脱这一框架,但《蛆魔》等作品仍可见苏童作品的创作元素。同时,江南与南洋的地理、气候的相似性也为两人的南方书写提供了相似的底色。

但毕竟时空各异,黎紫书的南洋书写有其作为马来西亚作家的独特意涵。与之前的马华作家几乎完全不同,黎紫书对南洋空间书写与国族议题是有意回避的,这似乎导致其作品中的马来西亚文化元素、异国情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手法融于一体,成为她最突出的表征。虽然她在作品中较少出现典型的马来意象,更不像她的前辈一样对马来西亚的景观与食物念兹在兹,但其作品依然以南洋意象的累积、书写南洋故事的实践而



黎紫书

形塑了一种与黄锦树等人不同的非典型的南洋空间。虽然在作品中未必点明空间地景,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潮湿、堕落、奇幻的空间已经构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南洋情调。

黎紫书的空间书写更多指向了南洋在地文化的特性。《烟花季节》中的笑津在马来西亚无法反叛作为华校校长的父亲,逃到爱丁堡则与会说家乡话的乔心意相通,空间的变幻隐喻了人物身份的转变。笑津的父亲是传统的固守者,而在笑津身上展现出离散的华裔族群所面临的文化阻隔。乔则是笑津拥抱在地文化的引领者,促使其将两种文化进行融合与转化。空间的转变也凸显了南洋相对于中华的“异”,马来西亚的笑津与爱丁堡的乔、《桃花源记》和《古兰经》的交杂,意指文化身份的切换。

因而黎紫书构筑的南洋空间是中华文化与在地文化转换、融合的文化空间。她所书写的马来西亚充斥文化、情感冲突,乃至多变个性。虽然她的南方书写与苏童具有相似性,但作为南国的马来西亚毕竟与中国原乡不同,致使她构建的南洋空间具有漂泊、流动的特性,中国成为历史经验,影响着作家对马来西亚乃至自身的认识。

坚守与拓新

□樊洛平



乡村变迁的特定背景,突出了文学研究的时代性和当下意义。而以两岸为视域,则越出了执于“大陆”抑或“台湾”的单向度考察,更具有学术研究的整合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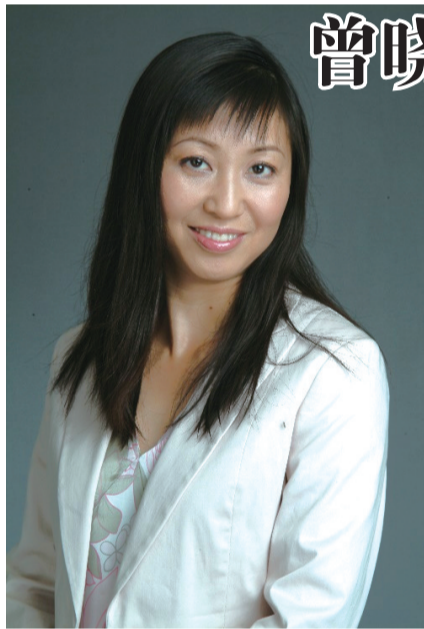
比较研究视角自始至终的贯穿,特别是对两岸乡村叙事差异性的探讨,是李勇新著的亮点。这种两岸比较,无论是对彼此乡村叙事文学传统的溯源,还是对其创作形态的差异性辨析,全部深入到作家和文本的世界里展开,并将文学比较与海峡两岸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考察相结合,因而具有了开阔的社会认知视野与坚实的文学批评基础。尤其是对贾平凹与陈映真、黄春明、王桢和等台湾作家的比较,从其情感的迷惘/忧愤,文学观念的游移/坚守,书写立场的“观念”焦虑/“小人物悲悯”,创作方法的“呈现”/“分析”,以及感性与理性的美学的吊诡,来透视文学背后的精神与人格,极具创造性的学术新见。

李勇新著《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以“呈像的镜子”为题,包含了多重意蕴。不仅仅是乡村变迁真相的呈现和还原,亦有透视与穿越的反省力量。两岸作家的乡村叙事,如同那面照亮时代和生活的文学之镜,它直面两岸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脉动、城乡变迁以及问题症结,在特定的大时代氛围中,为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的和正在发生的乡村阵痛与历史动态,为那些世代农民在土地上的留守与出走,那些乡村景象的新变与消逝,留下一幕幕真实的生活映像。而那些或充满乡土依恋的情感投射,或秉持左翼精神的人文关怀,或坚守现实主义的当下批判,或反观现代化的理性沉思……凡此种种,正是我们当下文坛、作家乃至每个人在转型期社会变迁中感同身受的心理过程。文学则是一面照彻我们自身的心灵之镜,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李勇凭借比较研究的路径,深入到两岸乡村叙事的特定语境,溯源乡村叙事何以在海峡两岸产生,比较两岸乡村叙事形态与艺术面貌的异同,发掘各自内在的精神特质与文学传统底蕴,探究特定背景下造成两岸乡村叙事差异的深层原因,厘清两岸文坛乡村叙事的创作资源与经验教训。因而,这本“呈像的镜子”,更成为以他山之石为参照、启示和推动两岸乡村叙事发展的艺术借镜。强烈的镜像意识背后,是李勇决心走进社会视野和文学语境,探寻文学如何表现和照亮社会生活的艺术路径及思想力量的学术之旅,是他有心于整合两岸文学资源、在比较视野中呈现中国文学之全景影像的研究意识。其自觉的人文情怀与学术志向,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身处台湾文学研究“边缘”地带,缺乏在地的相关学术团体与资源支持的河南,李勇的研究方向选择与学术坚守,是于寂寞耕耘中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当然,他还有许多等待开发的学术空间,以及需要拓展的台湾文学视野,这本“呈像的镜子”所折射的,亦是更丰富、开阔,更具前景和远景的学术未来。

曾晓文《梦断得克萨斯》:移民代言与人文关怀

□金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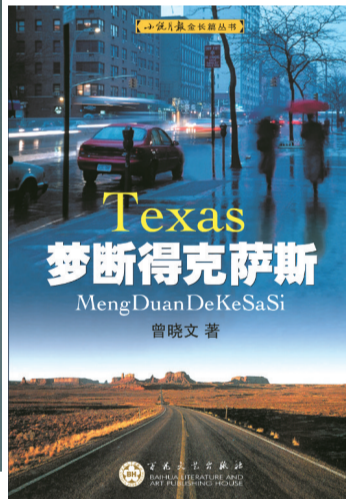


漂泊流浪的女勇者形象

《梦断得克萨斯》于2006年出版,书写了女主人公舒嘉雯与男友夏晨瑞在美国打拼人生的故事。舒嘉雯、夏晨瑞和朋友阿杰一起合资在得克萨斯州维卡市开了一家亚洲风味的名为“华美”的大型自助餐店。包括市长查尔斯、商业协会会长艾丽丝,还有当地报纸、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近200人参加开幕典礼。一开场,曾晓文将自己新移民的心声讲了出来:“对于一个移民,生活的意义似乎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劳动和幸福。我们‘华美’的这些中国人从东半球来到西半球,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我们落脚在维卡,不仅因为这里有商业机会,还因为这里的人们豪爽友好。我希望我们不只开创事业,同时也种植友情。”可惜灾难很快降临,因为竞争对手的举报,她和几个朋友都被捕了。小说的主线就是讲述舒嘉雯被美国警方以“非法居留”“窝藏非法移民”两项罪名收入监狱,并讲述了她在美国监狱中一直努力并最终艰难出狱的98天的监禁生活。

舒嘉雯的父亲舒墨扬在“文革”中受迫害,舒嘉雯自小被寄养在农村的养父养母家中。小说中外婆对她感到担心,认为“这孩子,在这么动荡的年月出生,又偏偏挑七月初七这天,看面相浪漫羸弱,太重情,泪又多,恐怕是生活多折磨,但愿不要红颜薄命”。一语成谶,舒嘉雯虽然干事业的能力强大,但每每为情所困,始终不能集中精力做好事业。小说开头在舒嘉雯入狱之后,开始分开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讲述舒嘉雯的陪读岁月,和韩宇的情感故事;一条是舒嘉雯如何通过攻读硕士学位,以知识改变命运,同时又以自己的坚韧呵护自己与夏晨瑞之间爱情的故事。

首先我们看看陪读岁月。舒嘉雯8年前以学生家属身份,放弃了国内的工作,随丈夫韩宇来美国做陪读夫人,她是天津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在国内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因为自己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所以在美国得重新学习英语。同时,性格独立的她考下驾照,方便自己在纽约雪色佳和周围小城的中餐馆打工赚钱。但自私的丈夫韩宇一方面对辛苦赚钱的嘉雯爱理不理,经常对她抱怨他的功课如何紧张,并以此为由拒绝送她上学,送她打工,教她英语,另一方面又出轨葛曼,嘉雯这才意识到她在生活中的角色早已变了。当她步入婚姻,每日扎起围裙煮一日三餐之后,她就不再是那个高傲而清丽的中文系才女了,韩宇的心已经慢慢远离她了。



寻找跨族裔对话的可能

《梦断得克萨斯》以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以少数族裔华人为叙事焦点。生命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场漫游,书写他国故事,为华人移民代言,是曾晓文新移民书写的早期追求,她将笔触聚焦于新移民渴望获得平等、尊重,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扎下根基的情结,对小人物之悲欢离合饱含同情,力图成为无声者告白。小说开头,“华美”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黑头发、棕眼睛的西班牙裔男人”,一路阴沉,不说话。后来才知道是提前来踩点的警察,而且这位移民局特工迈伦,先是用五辆警车拦截阿祥、李威的车,同时逮捕夏晨瑞、大厨老关和两个墨西哥裔打工仔,引舒嘉雯去见面,目的是以检查驾照为借口,搜查身份证实施逮捕计划。在小说最后的部分,出狱之后的舒嘉雯跟迈伦在加油站偶遇,两人的对话中,舒嘉雯让迈伦意识到自己对美国新移民的过分言行。除了迈伦,维卡监狱的狱警萨莉也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子,她假意同情佳雯,让佳雯以为她会帮助自己。没想到,萨莉假意让佳雯去单人病房,一进单人病房,就“语气变得冷酷凌厉”,让佳雯穿上白纸做的短袖睡衣和纸短裤,“当萨莉在她背后重重地关上了铁门,她就被彻底锁进了人间地狱。她几乎赤身裸体地被抛在了这间像餐馆的冷库一样寒冷刺骨的牢房里,颤抖着,被羞耻感折磨着”,如同被猫耍。与迈伦、萨莉这种种族歧视主义者的交锋中,舒嘉雯认识到在美国“如果你不懂得游戏规则,就不要轻易玩游戏”,特别是小说中,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因为“窝藏和运送非法移民”的罪行,嘉雯和阿瑞最高可能被判15年有期徒刑。通过这些描写,曾晓文将美国种族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也正是在磨练中,她认识到必须寻找法律援助,以极高的律师费请到麦克·本奇,她相信自己的直觉,要清清白白地走进监狱,清清白白地离开。

小说中舒嘉雯曾经在上完英语课后,去“旋石赌场”赌博,她结识了老查理,老查理认真地告诫嘉雯不要沉湎于赌场。直到一周后老查理去世,舒嘉雯从这位老人身上意识到赌徒最后的解脱只有死亡这条路,她放弃了赌博的不良嗜好。还有在嘉雯开车从纽约一路穿过美国几大州的一个短暂停留的加油站,巧遇的陌生男人那两句“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吃零食”,“可是我宁可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也不愿意让它变得太复杂、太紧张”,让嘉雯在陌生的地方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还有太阳城监狱4A牢房里善良的狱友们,开明的芭芭拉、多愁善感的阿马尔、性感的苏珊、外向的阿琳娜和有国不能回的越南女人象贡等。嘉雯教他们写汉字,成为小说中为

小说另外一条线索是讲舒嘉雯自我奋斗,她靠自己打工所得,凑齐学费,攻读雪色佳大学信息科学学院的硕士学位,一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信息管理学位,自力更生,最后技术移民到加拿大,重新开始人生。嘉雯是在金中餐馆认识阿瑞的,之后两人共同创业,先是一起合资开了“晨瑞送货公司”“华美食品店”,阿瑞生意失败后选择逃走。嘉雯鼓起勇气,去了马萨诸塞州工作,后来两人在得克萨斯巧遇,复合,又一起开办“华美”自助餐。最后,小说中暗示是另外一家“港城餐馆”老板告密,导致嘉雯几入狱。

数不多的温情时刻。还有英语启蒙老师和朋友露丝,同是中国新移民的惠薇、棋杰、莹妹、孟纯、宗少华等等,这些人的善良是在全球化时代,在人道主义的情怀下,人与人之间真诚以对的一面。

小说的后半部分,嘉雯和律师麦克实际上是在一起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嘉雯自辩说:“我只是想说,我可以理解在得州‘外国人’这个词很容易让人和犯罪两个字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外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同样看重诚实和辛勤的劳动。我们并没有从这里夺取什么,我们只是做一点生意,谋生糊口,为自己创造工作机会。”麦克辩护说:“根据美国法律,如果有美国公民愿意为她担保,做她的担保人,她就有权获得保释。我平生从来没有替我的当事人做过担保人,但是今天我破例了。我请求法官允许我做舒女士的担保人。如果她在保释在外期间出任何差错,我会承担法律责任。她今年36岁,我60岁,我看待她就像看待我的女儿一样。她是一个有梦想、有教养、勤奋自立的人。我们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护每一个外国人的梦想吗?请法官再给她一次机会,也许她还会有光明的前途。”也正是因为这种执着的信念、意志的力量,律师麦克为嘉雯成功地脱罪。

“监狱不是坟墓,它不会埋葬我的理想和骄傲;它只是炼狱,会使我我在焚烧之后重生。在美国这8年来,我经历过很多:文化休克、语言障碍、学业挑战、离婚、失业、生意失败,我都走过来了。我庆幸我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恪守自己的做人原则。”舒嘉雯正是在这种诚实的劳动和美好的情感中汲取力量,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改变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况。



辛丑夏图 赵大白作